

千年等一回之登武汉晴川阁记

“一为迁客去长沙，西望长安不见家。黄鹤楼中吹玉笛，江城五月落梅花。”这是唐代诗人李白所写的《与史郎中钦听黄鹤楼上吹笛》。此诗中的“江城”，就是有九省通衢之称的“武汉”，也因此诗武汉自古称为“江城”。

——题记

自二〇一五年西安、二〇一七年长沙之旅后，今年九月二十日晚我踏上了开往湖北武昌的卧铺列车开启我的江城武汉三日之行。至此，诗仙李白所提及的三座城市我都留下了印迹。

九月二十一日早晨六时四十分，列车抵达了武昌火车站，回忆十年前(公元二〇〇八年)的今天，我正在西部省份四川省的都江堰和青城山旅行，今日则开启中部湖北省的武汉三日之旅。武汉是我成年以来继成都、杭州、南京、哈尔滨、台北、西安、南昌、合肥、长沙之后到访的中国第十个省会城市。

早晨的武昌，秋风习习，从武昌火车站到我所预订的汉口火车站附近的旅馆虽有地铁，但为了观赏武汉市容市貌，我特地选择乘坐10路公交车前往旅馆，在巴士行进过程中，透过车窗，我看到了江南三大名楼之一的黄鹤楼，龟山锁大江的长江大桥，还有俞伯牙钟子期相约的古琴台。不知不觉，约一小时后，我抵达汉口火车站。

之所以此时选择来武汉，不光是旅游，另一个原因是，目前定居在澳大利亚墨尔本的我的已故忘年交王恩禧老师的追思会告别仪式将在九月二十二日上午十时半(墨尔本时间)在墨尔本斯普林韦尔墓园博伊德教堂举行，上个世纪四十年代末随着国民政府在内战中失利，王老师随同家人从汉口前往台湾。在王老师离开大陆的城市汉口，我将和墨尔本同步，为王老师做追思礼拜告别，我想也具有特别的意义吧。

今天是我的武汉之旅的最后一日，前两天游览了中国最美大学武汉大学，高山流水觅知音的古琴台，东湖磨山景区，武昌起义纪念馆，黄鹤楼、武汉长江大桥、户部巷以及中共五大纪念馆。今天一早我就从旅馆搭乘公交前往有楚天第一名楼之称的“晴川阁”。

“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数天前，我在电视上还看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播出的《中国诗词大会》第五季节目中提及描写晴川阁的名句。不错，晴川阁得名于这唐代诗人崔颢的这首诗，与黄鹤楼、古琴台并称武汉三大名胜。晴川阁位于武汉市汉阳区龟山东麓、洗马长街的禹功矶上，北为汉水，东为长江，与武昌蛇山黄鹤楼隔江相望，是武汉地区唯一一处临江而立的名胜古迹。

晴川阁始建于明朝嘉靖二十六年到二十八年（公元一五四七年—一五四九年），为汉阳太守范之箴在修葺禹稷行宫（原为禹王庙）时所增建，晴川阁景区的整体建设从一九八四年开始复建，历五年而完成。晴川阁主要由晴川楼、禹稷行宫、铁门关三大主体建筑和禹碑亭、朝宗亭、楚波亭、荆楚雄风碑、敦本堂碑以及牌楼、临江驳岸、曲径回廊等十几处附属建筑组成。

明天(九月二十四日)就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日——中秋节，在此时节来有“三楚胜境”之誉的晴川阁游览别有一番风味。到达晴川阁门口，看见大门上贴着“临时闭馆通知”，上面写着：“因‘秋江月色’中秋诗会搭建舞台的需要，二十三日临时闭关一天”。看了这个信息，心里顿时萌生憾感，来得可真不凑巧。虽然今日闭馆，但我未立即离去，而是在附近转悠了一会儿。我看见陆陆续续地有貌似参加“中秋诗会”活动的彩排人士从大门右边的小门进入晴川阁，此刻我像“一休哥”似的灵机一动，趁人多时跟在那些彩排人士中混了进去，果不其然，我成功了，终于进入了今日不对游客开放的晴川阁。

进入晴川阁，我不禁想默诵唐代诗人崔颢的千古名篇《黄鹤楼》：

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
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
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
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

在崔颢的诗句里面，黄鹤楼是虚的，黄鹤一去，白云千载，给人虚无缥缈的感觉；咏汉阳则是实际的，晴川历历，芳草凄凄，让人觉得清晰如近在咫尺，那一天，他远远望见，一个绿意葱茏、绿阴覆盖的汉阳，生命中的一片绿色，我们身在晴川阁，远眺长江、黄鹤楼，一寻古人当年感悟……

进入后，面对大门的是一座“荆楚雄风”石碑。看了旁边的介绍，此碑刻于清乾隆三十五年(公元一七七〇年)，为荆南观察使者李拔所书。碑文赞扬荆楚民众与洪灾水患顽强拼搏的精神。时值抗击防控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非常时期，作为一名业余的文学写作爱好者，我衷心地希望包括武汉在内的整个湖北人民乃至全体国人同胞们怀着“荆楚雄风”的精神能够击灭病毒战胜疫情！

继续前行，门内东边有楚波亭，始建于明代，为纪念大禹治水而建。今亭建于一九八六

年，为平面呈扇形的暖亭。楚波亭后越过一座牌楼，上面写着“古晴川阁”。拾级而上，便见禹稷行宫。禹稷行宫即禹王庙，是历代祭祀为治水建立丰功伟绩的大禹的地方。我来到了庙的外围，外围临近长江。秋日的江风徐徐扑面而来，使人有一种沁心飞扬之感，只见长江波涛汹涌水流喘急，好似一匹脱缰的野马怒不可解的，一浪接着一浪流向远方，这儿的江面十分宽阔，江水在阳光下波光粼粼。江上水域开阔，偶尔有运送沙石或者货物的船只经过，三三两两，有了这些来往的船舶的衬托，显得长江更加豪迈，更加雄壮，更加生动了。右边是武汉长江大桥，虽不比南京长江大桥宏伟壮观，它毕竟是新中国成立后扬子江上的第一座大桥，贯穿了整个江面连接长江两岸。此刻，我想起了我们伟大领袖毛泽东主席的词《菩萨蛮·黄鹤楼》：

茫茫九派流中国，
沉沉一线穿南北。
烟雨莽苍苍，
龟蛇锁大江。
黄鹤知何去？
剩有游人处。
把酒酹滔滔，
心潮逐浪高！

武汉长江大桥和南京的一样，都是上层通机动车和行人，下层走的是火车。对面的黄鹤楼在阳光下散发着金光，显得格外耀眼。黄鹤楼与晴川阁好似一对兄弟共同守护着长江。这些融合在一起，让人感觉在晴川阁上眺望扬子江才能真正感受到其恢弘与雄壮的气魄。

除长江大桥外，还有隔江而望的黄鹤楼，雄伟有余却不及晴川的秀美。黄鹤楼闻名天下，但这座并不有名的阁却体现出小家碧玉一般的动人气质。看着滚滚长江东逝水，思大禹治水，眼前的一切，会让每一个人都思绪万千。

看过外景后，进入晴川阁，首先就看到有一尊大禹塑像，墙上绘有“禹迹图”，表现大禹治水的情景。说起大禹，不禁使我回忆起二〇一三年九月的中秋假期，我恰巧在浙江绍兴游览大禹陵。禹的忘我的精神，成为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美德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至今，在中国许多地方，都留下了关于禹的遗址。

禹王庙的右侧有禹碑亭，相传亭中的禹碑原系大治水功成刻名衡山所留，即从湖南南岳衡山移于此。刻碑人乃清著名文人毛会建。如今原碑已经残破，新碑是从西安碑林摹刻的。

穿过晴川阁，来到铁门关，铁门关是一座城门，上面的牌匾是清末重臣张之洞撰的“翼际雄关”四个大字。建于三国时期。从三国时期到唐初，铁门关一直是武汉的军事要塞。唐武德四年（公元六二一年），汉阳建砖城之后，铁门关的军事作用日减，逐渐成为文化、经贸交流的一条重要通道。

登上铁门关，回望禹碑亭，任凭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比起黄鹤楼的人潮如涌，我更喜欢晴川阁的宁静，虽然看似不高大伟岸，但其中内秀滋味需要慢慢感悟，千百年来，风云变幻，才子佳人、英雄辈出，刀与火的考验无法埋没人们心中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无法磨灭人们对于诗词怀古中，一首首佳词绝句的深深体会……难怪今日闭馆为明日中秋节举办的“‘秋江月色’2018 晴川国庆中秋诗会”做准备呢！

回望当年清代小说家刘鹗登晴川阁，今日我幸运地在闭馆日也登上了晴川阁。在晴川阁上吟诵其作，很有意境。

《登晴川阁》

背负龟山俯大江，玲珑四面启轩窗。
后湖帆影参差出，隔岸钟声断续撞。
倚槛快当风习习，披襟但听水淙淙。
西行更看洪炉冶，独坐篮舆过石矸。

晴川阁的历史虽然没有黄鹤楼、岳阳楼那样悠久，相对起黄鹤楼来说多了一分典雅，也多了一分诗意。但由于其所居独特的地理环境、独具一格的优美造型以及诸多文人名士的赞咏，使它赢得了重要的历史地位。因此，“楚国晴川第一楼”冠誉于晴川阁是不为过的。从远处看去，晴川阁巍峨壮观，气势不凡，似有锁大江之英武，加以古色古香的传统风格，堪称江城武汉一大景观，见证着长江的东去，也见证着这座城市的发展。

武汉加油！中国加油！（完）

作者写于二〇一八年九月二十六日，修改于二〇二〇年二月十四日上午上海

*****未经作者同意，任何媒体(含电子平台)不得转载或摘编*****

联络邮箱 - winter_hunantv@163.com

——欢迎您来我处约稿或委托撰稿——